

禾林小说



HARLEQUIN®

After Hours

无法拒绝

[美] 桑德拉·菲尔德 著

Sandra Field

陈洁 杨好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禾林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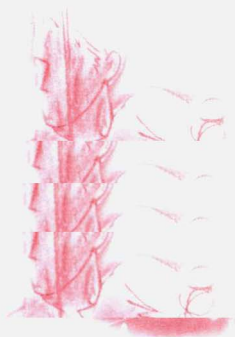


HZ

无法拒绝

[美] 桑德拉·菲尔德 著

陈洁 杨好 译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法拒绝/[美]菲尔德著;陈洁等译.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0.5

ISBN 7-5313-2255-2

I. 无… II. ①菲… ②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770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960 毫米 1/32 字数:89 千字 印张:7 插页:2
印数:1-20 000 册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刘立伟
封面设计:王复冈

责任校对:晓 鸥

ISBN 7-5313-2255-2/I·1962 定价:10.00 元

初夏，期待浪漫

不知不觉间，在青苹果恬淡透明的香气中，初夏开始舞动淡绿的衣袂。看看天，清澈明朗；看看水，冰凉纯净；看看你，神清气爽；看看我，热烈浪漫。我是禾林小说，我拥有浪漫，我带给你浪漫，我也期待“纯似水，烈如火”的浪漫。

看着初夏的新绿和野花，捧着各不相同的爱情故事，企盼仲夏的泰国芭堤雅海滨，与他（她）厮守在浓烈的热带风情中，浓浓的蓝天碧水，浓浓的柔情蜜意，醉人的曼谷夜色，香烟缭绕的佛教圣堂。彼时彼刻，你会惊觉，原来禾林这样简简单单、轻松惬意地让浪漫环绕了你们，原来这些可爱的小说会带给你如此不同的情怀和旅程。

把这些好看的小说装进口袋，寄回5张薄薄的名片，或许你就是那个幸运的人，带着你的心上人，去康辉旅行社那悠游的泰国双人浪漫游。

初夏，我们期待浪漫。

第 1 章

她陷入迷惘，抑郁的心情快把她逼疯了。

马西娅·巴恩斯站在她那套公寓的起居室中，注视着窗外的里多运河。两个骑自行车的人正沿着运河边那弯弯曲曲的自行车道冒雨前进。一副和平宁静的景象：刚刚吐出新芽的绿树，挺立在花坛里的郁金香，精心修葺的房屋整齐地排列在那里，一切都整洁、井然有序。

可是她纷乱的心绪却与此相反。

她对着玻璃窗做了个鬼脸。不过，如果试图以此来平息那天在医学研究会议上引起的焦虑的话，那她是彻底失败了。她在医学研究所工作，是一位免疫学家。在那次会议上，所长用甜腻腻的声调宣布，由于预算经费限制，可能会裁减人员。裁减幅

2 ★无法拒绝

度可能高达百分之五十。虽然马西娅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七年，但她的资历还没有长到可以幸免于难。

工作就是她的生命。在她的记忆中从来就是这样。如果失去了工作，她该怎么办呢？

她深吸了两口气，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。谢天谢地，她总算还能保持清醒，谢绝了露西和特罗伊的邀请，没去赴宴。不过她答应了出席他们的朋友昆廷的画展开幕式就够糟的了。

昆廷是一位画家，这个名字使人觉得他应该穿着哈里斯的花呢上衣，叼着烟斗，带着英国上层社会的口音，总爱画大片的白云和安静温驯的牛群，属于康斯泰尔的风格。

她现在终于平静下来，人人都认为她是这样的人，她总能控制住自己。但是，她感到她的生活，她精心营造又极力捍卫着的生活已经开始粉碎了。

她走进厨房，看到了画廊的请柬，那是本城最高雅的画廊。但她并不在意。她不打算换衣服出门。她不想见昆廷·拉姆齐。他的画展题名为“多重性格”，正在受到热烈的赞扬。她也不想见妹妹露西和妹夫特罗伊，他们昨天刚到渥太华，为的是参加这场开幕式。

她想做的只是用热水和泡沫注满浴池，放起最能抚慰心灵的音乐，彻底忘掉外面的世界，然后去

睡觉。这一天还能怎样结束呢？

她叹了口气。露西已经因她谢绝赴宴而感到迷惑不解。虽然露西和特罗伊住在温哥华，但今后两个月他们将留在渥太华，因为特罗伊要在本城的两家医院给儿科医生们讲课。他们把孩子也带来了。如果马西娅不去画廊，露西会以为出了什么事。

什么事也没出，马西娅烦躁地想着，用力揉搓着前额。我很可能会失去工作，我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女人了，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也不想见妹妹。我甚至不愿到她那个圈子里去。我要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呢？

漂亮的露西，高高的个子，体态丰满，蓬松的鬃发，爽朗的笑声，都和她的姐姐马西娅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露西也许和妹妹凯瑟琳或母亲伊芙琳有些像吧。

我嫉妒她吗？难道真是这样？

嫉妒是七种该遭天谴的大罪之一吗？即便不是，那也应该是。

那座老式的老祖父钟又爬过了半个小时，它真是马西娅的祖父，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留下的。我要迟到了……啊！好，开始的讲话过去了，我会在人群中遇到露西和特罗伊，没有机会深谈，太好了。

4 ★无法拒绝

马西娅走进卧室。卧室是朝西的，这时洒满了落日的余辉。雨滴敲打着玻璃窗，发出轻轻的滴答声。勉强压制住洗热水澡的欲望，马西娅开始翻腾衣橱。露西对于气氛的和谐过于敏感，所以马西娅在她的社交圈子里一贯扮演的角色必须到位。冷静、干练的马西娅，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马西娅，不动感情、献身于事业的马西娅，从来不需别人帮助的马西娅。

她的每个动作都那么干净利落。脱下工作服，很快地冲了个淋浴，穿上深蓝色的亚麻套装。这套服装使她显得更加高雅，为它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。穿上蓝色长筒丝袜、意大利皮鞋，戴好精心挑选的首饰，经过专业水平的化妆之后，她最后刷了刷光泽柔顺的黑发。那位很有审美眼光的理发师让它刚好在耳朵下面卷曲起来，当然收费也不低。最后她在卧室的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的打扮。

她看起来不像三十三岁。

她并不是真的很在乎自己看起来有多大年纪。

她匆忙戴上那副牛角框的大眼镜。她本来应该戴上隐形眼镜。但是在这副眼镜后面她可以隐藏内心的一些隐秘，去见露西时她需要借助一切可以帮助她的东西。拿起那件闪亮的深绿色雨衣和还湿着的雨伞，她离开公寓乘电梯到了地下室。

她必须直接去画廊，见那位著名的画家昆廷·拉姆齐，对他展出的每幅画发出一阵赞叹声，还要请露西和特罗伊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星期天来吃饭。然后回家，任务就完成了。

“多重性格”，她觉得这个名称很别扭。她一边想一边把车倒出了停车场。一个画展怎么会取这么个名字？自作聪明，哗众取宠，总之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。他可以是露西和特罗伊的朋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马西娅会喜欢他。

她蹙着眉，按动了遥控器，打开车库大门，冲进风雨交加的夜晚。

昆廷在去画廊以前也对着镜子审视了自己的装束。这身衣服他一年也就穿五六次，但为这套衣服所花的钱让他自己也感到吃惊。他看起来像那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广告模特。他一边打着丝领结，一边不耐烦地想：“九十年代成功的画家——本城名人昆廷·拉姆齐出席获得极大成功的‘多重性格’画展的开幕式。”

他到底见了什么鬼，起了这么个题目？

他用梳子去梳那头浓密的黑色鬃发，但它们立刻又恢复了蓬乱的状态。他对自己笑了笑，感到很惬意。至少他的头发拒绝去做那种正经事。他一向讨厌开幕式，打心底里讨厌。

6 ★无法拒绝

他作画是为了沟通——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他不想让自己的画藏在画室里，面对着墙壁。但他忍受不了人们的议论，用“反结构主义”、“后现代抽象主义”之类的陈词滥调分析他作品中来自现实生活的生命力。这些评论至少给这次展览贴上了一些新标签，他想着，再次露出一丝微笑。他摇摇头，好像要把这些想法甩掉。

一定会有人对他说，他的新风格会失去商业上的利益。也一定有另外的人会称赞他那原始的真实。不知为了什么，他的那种真诚总被称作原始的。

想到这里，他差点儿忘了还要吃点什么。

昆廷走向小酒吧，把那里的花生米和椒盐饼干全部拿了过来，无意识地嚼着。他意识到他是多么想见到露西和特罗伊。他没有应他们的邀请去吃饭，因为他要早点去画廊。如果他能自己做主，他愿意今晚在他们的寓所度过，解下领带，脱下那双夹脚的皮鞋，灌下一两杯啤酒。他一定会去逗逗那个婴儿。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懂得这个婴儿对他们的意义。

他会尽快离开渥太华。对他来说，这座城市太整洁了，有着过分雕琢的痕迹。他需要的是松林、流水，最好还有山峦。

但不是旅馆，不论多么豪华。

他打开第二袋饼干。他真正需要的是暂时放下绘画去建造另一座房子。锯木料的感觉，木屑散发的芳香，看见屋顶嵌入蓝天的满足感，这一切能使他有扎根于现实的感觉，完全不同于在画布上涂颜料。他已经开始渴望那种现实了。

这并没有什么新鲜的。在做环球旅行时，昆廷总是交替着从事紧张的艺术活动和比较平常的建造房子的工作，这是能使他松弛下来的活动。让人感到新鲜的是这座房子是他为自己造的。他自己的墙壁，自己的屋顶。

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拿起雨衣，走向电梯，在旅馆的前厅叫了辆车。当汽车在闪着水光的街道上行驶时，他嚼着饼干，思绪却飘向了远方。从三岁时离开父母的庭院跟着送牛奶的车上路以来，他一直是个流浪汉，但是现在他想要的是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。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一个小男孩沿着泥泞的车辙蹒跚地走着，呼唤着送牛奶的人等等他。他现在三十六岁了，需要一个家，当然不止于此。他还需要一个女人和他分享这个家，他的家、他的床、他的生活。但她必须是个合适的女人。

他茫然地盯着路边的郁金香花坛，排列整齐、

8 ★无法拒绝

色彩单调的路牙石使他麻木。后来，他长大些了，大概是十一岁吧，那时就得出结论，将来要娶的女人必须一见钟情。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这种信念是从哪里来的。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他明白，像他父母那种类型的婚姻是很难得的。那是一种既充满了爱、激情和笑声也有激烈争吵的真正忠贞不渝的婚姻。

在十一岁时，他还不能将这些想法表达出来，但是凭直觉他感到双亲之间有些很不寻常的东西。他在童年时代常常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父母如何一见钟情，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双双堕入情网，立即认识到对方就是自己一直等待的伴侣。

在二十五岁时，他等不及了，忽视了这个确定不移的道理，和海伦结了婚。不到六个星期他就发现自己做错了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拖延下去，直到她离开他，嫁给了一个年龄比她大一倍的银行总裁，他才大大地松了口气，发誓再也不能重蹈覆辙。

昆廷不是个爱慕虚荣的人，他总是感到惊奇，为什么女人们围绕着他，就像寒冷的冬天鸟飞向养鸟人那样。高个子女人，矮个子女人，漂亮的女人，性感的女人，但至今没有一个能让他动心。

如果他永远也找不到那个理想中的女人呢？他是不是个傻瓜，竟然相信一个十一岁孩子浪漫的梦想？

也许他先造好那座房子，她就会跟着来了，就像日落后必然会有日出一样。

或者，甚至这种安定下来的想法也是很傻的。他一直为自己的独来独往而自豪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。如果他结了婚，他就不能这样自由了。

合适的女人……她真的存在吗？

他试图把思绪转向别处，他有时想，这些想法既无益，又太幼稚了。汽车穿过一个水坑，停在画廊外面。人行道上一盆盆红艳艳的郁金香挺立在雨中，像一排排执勤的士兵。我是孤独的，昆廷闪过了这个念头。尽管我成功了，尽管我有着人们难以置信的自由的的生活，但是，我是孤独的。

“十元七角五分，先生。”出租车司机说。

昆廷猛然回到了现实中。他掏出了钱，并加了小费，然后跑向画廊门口。他并非完全自由，因为今晚的他宁愿沿着潮湿的街道散步，也不愿出席自己画展的开幕式。

画廊的主人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，她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妻子，有着惊人的办事效率。昆廷总是宁愿称呼她哈林顿·斯迈思太太，而不叫她埃米莉，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适合她。他把雨衣挂起以后，她迅速地扫了一眼他的衣着，点头表示赞许。

昆廷真恨不得价格标签仍留在袖口上，他被领着在画廊里巡游了一圈。她对画的布置完全符合他的要求，他只希望自己不至于感到像当众被剥光了衣服一样。埃米莉给他一份名单，指出上面最重要的部长、几位副部长和外交官。

对于一个来自新不伦瑞克乡下的野孩子来说，干得不错！昆廷这样想着，同时努力记住这些名字。当门铃响起时，他告诫自己，再坚持几个小时，要像母亲教导的那样，不要失去风度。

三刻钟后，这里已是一片嗡嗡声。十一张画售出了。酒吧侍者奔走不停。昆廷对一位内阁首席部长礼貌有加。这位部长先生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绘画无一赞许，而且在发表评论方面从不甘落后。这时，昆廷听到一位妇女在背后叫他。他转过身，立即把露西拥进自己的双臂并紧紧地拥抱她，“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她温柔地说：“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这么礼貌，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昆廷吗？”

“我现在是最规矩的时候。你真漂亮，露西，这件衣服真够劲儿！”

衣服上紫红色的褶皱衬得她褐色的鬈发闪闪发亮，领口开得很低，几乎露出下面的秘密。“我想你会喜欢它，”她得意地说，“特罗伊给我挑的。”

特罗伊拍了拍昆廷的肩，“见到你真高兴。这里的事情完了以后，到我那里去谈谈近来的消息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，”昆廷说，“只要有啤酒。”

“今天下午买了一打装的啤酒。”

昆廷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，特罗伊比他高二三英寸；昆廷黑发，特罗伊金发；昆廷是画家，特罗伊是医生。但是自从他们在新斯科舍省的沙格岛上相遇后，就成了好朋友。当时昆廷画出了准备为自己建造的房子，他想把它建在离温哥华不远的西海岸。

埃米莉快步走了过来，她陪着一位男士，好像是内阁副部长。昆廷对露西扬了扬眉，“差事来了，过一会儿再和你们谈。”

“我们离开以前会给你留下地址。”她挽住特罗伊的手臂，走向那几幅丙烯画。这几幅画与他在岛上画的那些抽象派作品大不相同。

那位内阁副部长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，并认真地听取了昆廷的解答。随后昆廷忍受了一位非常富有的寡妇的折磨，这位戴假睫毛的太太对于艺术可以说一窍不通。后来是一位外国汽车进口商，他对艺术“无所不知”，总坚持要画家接受他的理论。昆廷最后终于摆脱了他，逃向酒吧，椒盐饼干让他喉咙干渴。

他吞下一大口很不错的加本理葡萄酒，希望能够鼓起勇气，回去继续战斗。这时门开了，他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了门厅，她合上伞，甩掉水，然后站直身子。灯光洒在她的脸上和那优雅的摆动着的一头秀发上，黑发像抛光的乌木一样闪光。

啊，上帝啊！昆廷想，终于发生了。在画展的开幕式上，而不是在别处。就是她，我一生都在等待的女人。

他把杯子放在柜台上，推开几个正要对他说话的人，对他们的意见充耳不闻。那个女人正在把深绿色的雨衣挂在门旁的衣架上，她的全部动作都那么利落准确。她和我不是一类人，他茫然地想。看看她的衣着，还有那副大眼镜。上帝啊！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他离她还有十英尺。她转过身来，取下眼镜，从衣袋中取出一块纸巾擦去上面的雨水，脸上的神色仿佛在审视屋内拥挤的人群。她可能不是他这种类型的人，但是她散发出一种令人心醉的美。

他的心跳如擂鼓，感觉自己像少年人那样笨拙。昆廷走近了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我们好像以前没见过。”

她身高不到五英尺五英寸，娇小玲珑，让他觉得自己又大又笨。她的眼睛是紫罗兰般柔和的深紫

色，黑色的睫毛又长又密，优美的身材，不着痕迹的化妆。最后，他看到了那柔软诱人的红唇，他感到心脏又是猛然一跳。她用一种冷漠的声调说：“你是画廊的主人吗？我想……”

“我是画家。”

她的眼睛明显地流露出反感的神情，“昆廷·拉姆齐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你呢？”

“你不会在门口迎接每位客人吧？”

“你是第一位。”

“为什么，”马西娅的声调变得柔和，“我能获此殊荣？”

“不要像十九世纪的小说里那样谈话好吗？那不适合你。”

多像英国贵族的腔调，马西娅想。更不用说那种英国式的礼貌。“你怎么知道什么适合我？我可能是一位研究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教授。你对潜在的买主总是这么粗鲁吗？”

昆廷皱着眉，拼命搜寻着记忆，“我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，一定见过。”

“这是书里最古老的那些话。”

“你这话贬低了咱们两个。”

“啊！请原谅，”她说，“根据我的经验，男人